

# 文章对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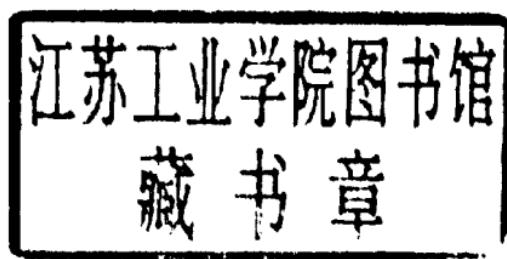
殷 杰 王雪珠 杜 平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 文 章 对 读

殷 杰 王雪珠 杜 平 编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文 章 对 读**

殷 杰 王雪珠 杜 平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湖北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220,000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51—0985—3

I·38 定价：6.20元

# 目 录

前言	有比较才有鉴别	(1)
一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5)
	荀子：《劝学篇》	(9)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20)
二	论宜明理 诗赋欲丽	(23)
	贾谊：《过秦论》	(27)
	杜牧：《阿房宫赋》	(46)
三	平淡冲和见刚健	(50)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53)
	陶渊明：《桃花源记》	(58)
四	明允笃诚与锋芒毕露	(60)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63)
	海瑞：《治安疏》	(66)
五	落霞与孤鹜齐飞	(87)
	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92)
	范仲淹：《岳阳楼记》	(103)
六	一字立骨构佳篇	(107)
	刘禹锡：《陋室铭》	(110)
	柳宗元：《捕蛇者说》	(111)
七	飘飘乎遗世独立	(115)
	苏轼：《前赤壁赋》	(118)

	苏轼：《后赤壁赋》	(123)
八	论史与刺世	(126)
	苏洵：《六国论》	(129)
	苏辙：《六国论》	(133)
九	无情未必真丈夫	(136)
	林觉民：《绝笔书》	(141)
	陈 觉：《遗书》	(147)
十	索物以托情	(149)
	茅 盾：《白杨礼赞》	(153)
	杨 肖：《荔枝蜜》	(157)
十一	索物以起情	(160)
	吴伯箫：《记一辆纺车》	(164)
	曹靖华：《小米的回忆》	(170)
十二	心事浩茫连广宇	(175)
	朱自清：《荷塘月色》	(181)
	苏 轼：《记承天寺夜游》	(184)
十三	借鉴与创新	(185)
	秦 牧：《古战场春晓》	(191)
	李 华：《吊古战场文》	(196)
十四	犯中有避	(202)
	李健吾：《雨中登泰山》	(207)
	姚 霸：《登泰山记》	(213)
十五	报告文学中的连理枝	(216)
	徐 迟：《地质之光》	(219)
	黄 钢：《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从李四光 的道路看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跃进	(241)

十六 通俗晓畅与典雅凝练·····(25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261)  
    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264)

## 前　　言

### 有比较才有鉴别

文章对读，顾名思义，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去阅读文章，对照阅读。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有某些联系的某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加以对照，确定它们之间的同异、优劣、相互关系，以形成或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在科学领域里，比较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方法之一。“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不仅是因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的，还因为任何事物也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充分地显示出它的价值、它的特色。“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很多事实都鲜明地显示着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从宏观到微观，从自然到社会，不少科学家都从比较中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比较是人类理解能力的先决条件。假如没有其他事物做比较，任何孤立的事物都是不可能说明和确立的。可以说，科学研究正是从确立类似与差别的简单对比中引向历史地解释这些类似与差别。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文学研究中同样也广泛地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认识各种文学现象。大而言之，有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比较。这是一种宽泛的比较，具有很大的概括性。不同时代、不同地

区的文学在内容与形式诸方面的更替出新、成就风格各不相同。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的特色，探索继承与革新的发展规律。还有各种文体的比较。通过文体的比较，就能清醒地区别文学中“本同而末异”的特征，揭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而更为常见的则是作家、作品的具体比较。在比较中察其异同、高下、优劣，揭示不同作家，作品的特征、风格。离开了这些比较，我们就无法确立和认识种种文学现象，更不能历史地评价这些文学现象自身的价值。

我们日常的阅读、鉴赏，如能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则可以更有效地提高阅读、鉴赏的能力，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朱熹在《朱子语类·论读书》中就提倡：“将精义诸家说比并，求其是，更定有合辨处。”黄本骥在《读文必得》中也说：“凡读古书，皆须两本对看。如《史记》采《国语》、《左传》，《国策》、《汉书》采《史记》，其增改易置，要非漫然下笔，即此可以增长见识。”这里的比并，对看，都是一种比较。他们提倡比并、对看，正是他们长期苦读的经验之谈。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按语》中，曾经把陶渊明、王维、王安石的类似的诗拿来比较，用以说明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优劣、得失。他说：

陶渊明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居南窗下，今生几丛菊？”王介甫诗云：“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岗。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与王右丞此章同一杼轴，皆情到之辞，不假修饰而自工也。然渊明、介甫二作下文缓语稍多，趣意便觉不远。右丞只有短句，一吟一咏，更有悠扬不尽之致，欲于此复贅一语不得。

这里引的陶渊明的诗，在陶集中没有。据宋人洪迈考证，认为是唐人伪作。这首诗作者究竟是谁暂且不去考辨。诗题为《问来使》。这里引的是开头几句。王安石的诗叫《道人北山来》。这里引的也是开头几句。后面还有这样八句：“开田故岁收，种果今年尝。告叟去复来，耘锄尚康强。死狐正首立，游子思故乡。嗟我行老矣，坟墓安可忘。”这里说的右丞短句，指的是王维的《杂诗》之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这三首诗的写法有它共同的地方。有人从家乡来，都打听家乡的事，表现出对家乡的思念和关切。问的事虽有不同，但都是象征高风亮节的菊、松、梅。这就隐约含蓄地反映出了诗人们共同的心灵。所以说都是“情到之辞”。但比较之下，王维的诗则显得更加精练、更加含蓄，有“悠扬不尽之致”。三首诗对照起来，各自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就都显现出来了。其同异、其得失，也就不难辨析。

当代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杨朔、刘白羽，都具有各自的鲜明风格。阅读他们的散文作品，我们会感到其中都洋溢着饱满的一腔真情。如果稍加比较，我们就会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灌注于作品中的感情成分，特别是灌注感情的方式是互有差别的，而正是这种差别才形成了他们各自的艺术风格。

杨朔在《东风第一枝》的小跋中曾说，他常常为生活中那些细小、平淡，然而又是美好的东西所触动，并从中去寻找诗的意境。这里说明了他感情的细腻、隐秀，表明了他对生活的苦苦思索和冷静细心的观察思考。与这种冷静和细心相适应，他的作品在抒发感情时，往往是悄然无声、时隐时现。刘白羽的散文作品，在感情的抒发上，则采取爆发放纵

的方式，感情的闸门一经打开，就任其喷涌而出。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那样，他往往是大声疾呼地去“歌唱火热的战斗”。他们抒情的方式不同、表达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杨朔的散文大多是细针密线，有如扇面画幅，咫尺千里。刘白羽的散文则大多开阔宏大，有如长江大河，汹涌奔腾。他们作品的结构也都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杨朔主要是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精心构筑。刘白羽的散文的结构则显得更加自由洒脱。杨朔的散文其风格就象牧笛，悠扬婉转；刘白羽的散文其风格则如大江，粗犷豪放。当然从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杨朔散文的结构比较单一，大体不外景——人——情的三段结构方式。而刘白羽的散文则有理胜于辞的弱点，奔放有余而韵味不足。

从比较中可以明晰地认识这两位散文作家各自的艺术成就、风格特征，并把握其在具体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研究者要用比较的方法去辨析，阅读者也要从比较中去体味，否则始终只能隔雾看花、朦朦胧胧，难得切实地提高鉴赏能力、阅读能力。

比较当然是有条件的。比较的规则是要把相似的、有联系的事物合并在一起，在相似、相类、相联的对象之间去认同、去辨异。在相近的、有联系的前提下，把有关的事物加以比较，从而分别认识、揭示其特殊矛盾、特殊本质。如果比较的事物之间是毫无联系的、绝不相关的，比较就没有意义。如把“大象”和“诗”拿来相比较就是很可笑的了。

这里选择了一些相似、相类、相关的，又有独立价值的名篇，供读者对读，并作了一些简要的提示，以期引起比较阅读的兴趣。

# 一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劝学篇》是《荀子》三十二篇中的第一篇。历来都被视为《荀子》的代表作品，成了各类文选的传统篇目。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着重阐明学习的重要，后一部分着重讲解学习的途径和方法。在论述中特别强调勤学、专一、儒家典籍、贤师益友的作用。

中国古代这类劝学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也是劝学篇。题目中的“序”，和我们今天常用的序言之“序”的含义不同。这里的“序”，意同叙，指一种文体，古称“赠序体”，用于临别赠言。这篇序是宋濂送给他的同乡晚辈的，中心意思是勉励马生勤奋苦学，力求进取。

这两篇文章虽说都是劝学，但一是说理文，一是赠序体，涉及的范围有大有小，阐述的程度有深有浅。从内容上来讲，它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强调学习要锲而不舍，用心专一。荀子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宋濂则自谓学有所成是苦学专心的结果，并说：“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

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只有依靠不断的学习，才创造出了现代的文明，并继续求得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不学习、不积

累知识，人类怎么能摆脱原始的愚昧的状态呢？而对于个人来讲，要想学有所成，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中国古代这类勤学苦读的故事很多。《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引《汉书》：“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后为当世大儒。”这就是世代相传的“悬梁刺股”的佳话。其他如“囊萤积雪”，“凿壁偷光”等等，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勤奋好学的光荣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自然有荀子倡导之功，也有宋濂勉之力。

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中国传统的“劝学”，大体又不过是“劝仕”。荀子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学习的范围无非是儒家的典籍，《诗》、《书》、《礼》、《乐》、《春秋》之类，其目的则是“学而优则仕”。“仕”成了衡量学习优劣的标准。宋濂就是明确地以“学而优则仕”作为目标。他说：“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显然，他是以官爵的高低来衡量学习的成败，以高官厚禄作为学习的动力。从荀子到宋濂相隔一千五百年，这一点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就这样沉浸在儒家的典籍中，皓首穷经，不知天地间还有其他的知识和学术，结果成了孤陋寡闻、迂执酸腐的村学究，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不会做买卖，不大懂科技。他们在狭窄的仕途上挤挤撞撞、磕磕碰碰，浪费精力，虚掷人生。中国的

落后，这种封建的文化专制主义，这种“愚民政策”是深有罪焉！鲁迅先生曾经感慨万千地说过，中国多的是忠君死节的烈士，独缺为自己学说献身的勇士。这种局面，不正是与这种学习的态势相关相联么？前人的足迹对于后继者来说，总是一种为未来导航的路标，一种弥足珍贵的启示。当我们反思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这种劝学的方式之后，我们有必要校正一下自己求知的态势。

两篇文章虽说同为劝学，但表达方式却是迥然不同的。一是设喻明理，一以事寓理。荀子的《劝学篇》自然是洋洋大观，章法严整、观点鲜明，通篇选用了大量的比喻来证理，既丰富而又非常贴切。有的单说比喻而把道理隐含其中，富有启发性；有的先说比喻再引出所比的道理；有的用比喻引出道理后又再用比喻作进一步的阐明；有正比、有反比、有的排比而下，更是典型的博喻。运用比喻相当娴熟。这正是先秦时代文风的典型表现，也是当时思维方式的典型表现。当时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运用类比的方法去认识客观世界、去阐明事理。

《送东阳马生序》从广义上讲，也是说理文。但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泛泛的讲道理，而是寓说理于叙事中。他在文章中显身说法，叙述了他家贫无书，四处抄录之苦；百里拜师，冒雪求教之难；布衣粗食，一心向学之乐。作者的“勤且艰”的读书生活和苦学态度，是感人的，很能触发人的思考。他还在对比中叙事，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他将“同舍生”、“太学生”的优越学习条件和自己的艰苦的学习生活对比，经过这样的自述和对比，才拈出了文章的主旨，别人的学识不如自己，“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这个

体会是真实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两篇文章各以不同的方式劝学，他们都一再表示，只要“锲而不舍”即能“金石可镂”，一定会学有所成。

# 劝 学 篇

荀 子

荀子，名况，又称荀卿，诸书也作孙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二三一三年（赵武灵王十三年），卒于公元前二三八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他游历过齐、秦、楚诸国，在齐国为列大夫和祭酒。在楚国，春申君举他为兰陵令。李斯和韩非都是他的学生。荀子基本属于儒家，如推崇孔子、赞扬《五经》、“本仁义”、期“正名”等，都表现了他的这种倾向。他的否定天命，强调人为，强调后天的教育改造等思想，具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因素。著有《荀子》三十二篇。《荀子》文章说理绵密，结构严整，笔力浑厚。

君子曰<sup>[1]</sup>，学不可以已<sup>[2]</sup>。青，取之于蓝<sup>[3]</sup>，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sup>[4]</sup>，輮以为轮<sup>[5]</sup>，其曲中规<sup>[6]</sup>；虽有槁曝<sup>[7]</sup>，不复挺者<sup>[8]</sup>，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sup>[9]</sup>，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sup>[10]</sup>，则知明而行无过矣<sup>[11]</sup>。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sup>[12]</sup>，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诗》曰<sup>[13]</sup>：“嗟尔君子，无恒安息<sup>[14]</sup>。靖共尔位<sup>[15]</sup>，好是正直<sup>[16]</sup>。神之听之，介尔景福<sup>[17]</sup>。”神莫大于化道<sup>[18]</sup>，福莫长于无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sup>[19]</sup>。吾尝跂而望矣<sup>[20]</sup>，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sup>[21]</sup>，而闻者彰<sup>[22]</sup>。假舆马者<sup>[23]</sup>，非利足也<sup>[24]</sup>，而致千里<sup>[25]</sup>；假舟楫者<sup>[26]</sup>，非能水也<sup>[27]</sup>，而绝江河<sup>[28]</sup>。君子生非异也<sup>[29]</sup>，善假于物也<sup>[30]</sup>。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sup>[31]</sup>。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sup>[32]</sup>。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sup>[33]</sup>，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sup>[34]</sup>。兰槐之根是为芷<sup>[35]</sup>。其渐之滫<sup>[36]</sup>，君子不近，庶人不服<sup>[37]</sup>。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sup>[38]</sup>，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sup>[39]</sup>。肉腐出虫，鱼枯生蠹<sup>[40]</sup>。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sup>[41]</sup>，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sup>[42]</sup>。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sup>[43]</sup>。草木畴生<sup>[44]</sup>，禽兽群焉<sup>[45]</sup>，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sup>[46]</sup>，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醯酸而蚋聚焉<sup>[47]</sup>。故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sup>[48]</sup>！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sup>[49]</sup>，圣心备焉<sup>[50]</sup>。故不积跬步<sup>[51]</sup>，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sup>[52]</sup>，不能十步；驽马十驾<sup>[53]</sup>，功在不舍<sup>[54]</sup>。锲而舍之<sup>[55]</sup>，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sup>[56]</sup>，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sup>[57]</sup>，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sup>[58]</sup>，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

者，无赫赫之功<sup>[59]</sup>。行衢道者不至<sup>[60]</sup>，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塍蛇无足而飞<sup>[61]</sup>，鼫鼠五技而穷<sup>[62]</sup>。《诗》曰<sup>[63]</sup>：“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sup>[64]</sup>。其仪一兮，心如结兮<sup>[65]</sup>！”故君子结于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鱼出听<sup>[66]</sup>，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sup>[67]</sup>。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sup>[68]</sup>，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不积邪？安有不闻者乎<sup>[69]</sup>？

学恶乎始<sup>[70]</sup>？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sup>[71]</sup>。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sup>[72]</sup>。真积力久则久，学至乎没而后止也<sup>[73]</sup>。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sup>[74]</sup>；《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sup>[75]</sup>。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sup>[76]</sup>，《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sup>[77]</sup>，在天地之间者毕矣<sup>[78]</sup>。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sup>[79]</sup>，布乎四体<sup>[80]</sup>，形乎动静<sup>[81]</sup>。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sup>[82]</sup>。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sup>[83]</sup>。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人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sup>[84]</sup>。故不问而告谓之傲<sup>[85]</sup>；同一而告二谓之曠<sup>[86]</sup>。傲，非也；曠，非也；君子如响矣<sup>[87]</sup>。

学莫便乎近其人<sup>[88]</sup>。《礼》、《乐》法而不说<sup>[89]</sup>，《诗》、《书》故而不切<sup>[90]</sup>，《春秋》约而不速<sup>[91]</sup>。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sup>[92]</sup>！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sup>[93]</sup>。隆礼次之<sup>[94]</sup>。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sup>[95]</sup>！则末世穷